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六回 策義兵佳人握勝算 建自治海國豎新旗

卻說曾子興、唐人輝、仇弗陶、艾滿等正在談論間，話猶未了，忽聽官軍捉人之警報，急命張萬年、姜一心出去打聽確實消息。忽聽人喊馬嘶，卻是撫台劉鈞率領官兵，將縣署圍了。犁水青、屠靖仇、艾滿、紀念等，欲率領親兵，及留下的民兵八十人，和同志一班，出去接仗。唐人輝、曾子興止道：「如今圍衝的都是漢人，我們出去打仗，就是獲勝，死的卻是自己同胞。待打敗官軍時，那洋兵接著奮銳而來，我們抵擋不住，也是被拿，倒殺了多少本國的人。」楊球道：「這些敗類死有餘辜，殺著免他助著外人來害同胞。」岳嚴道：「如今速將知縣石守古殺了，懸出首級，以警領兵來此之人。此等知縣，摧折民氣，助紂為虐，切莫被官兵救了。」說著，眾人已去將知縣拉出。那岳嚴等待不得他到公庭，早已揮刀，將那背眾誤國的知縣攔腰斬作兩段。眾便割他頭，拴上竹竿，掛出號令。那撫台劉鈞見了大怒，便麾兵卒，折牆破扉而入，傳令盡著內中亂黨殺了。只聽英軍官傳令，不許妄戡志士一人。於是官兵一擁而入，便將曾子興、楊球、犁水青、屠靖仇等師弟四人，仇弗陶、岳嚴、商有心、鍾警及那留學生唐人輝等二十一人，以至衙內親兵，以及衙役等，一並擒了。登時撫台陪著洋兵官，已坐了大堂，便傳命將眾人拖來庭下。撫台道：「方今皇上因地方不易治理，特請友邦代治，且我國與英國邦交尤篤，故贈與一二地方，以盡友誼，原是為我著想，力求治安起見。你等何得違了上旨，不思食毛踐土之恩，君辱臣死之義，倒造起反來。假如友邦惱著，去仇我們皇上，這下是你們的不忠麼？」只聽階下唐人輝、仇滿等道：「國土江山本是我們漢人數千年傳下來的，並不是滿洲人帶來的。我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，有何不可？我們卻恨太遲了。若是早些向滿人索了回來，我們漢種人仿著美國、法國定個民主政治，合全國人的心思、才力來謀國事，何愁這國不強呢？如今卻被滿人為著要保自己的殘喘，卻把我們四千年有名的江山敗了。又把我們四萬萬同胞活活地送去做刀墊、做牛馬，你不說滿人犯了彌天大罪，倒說我們是亂民。我們想你的心肝是倒生的了。」劉鈞道：「我只問你，殺縣令的是哪一個？」只見階下跳出楊球，高聲應道：「是我。」階下清人卻同應道：「是我。」這撫台卻單指著楊球，喝令即正法來。慌得洋官忙命止住。那楊球早已向兵士手中奪了刀，向後一揮，早已自刎了。那首落地尚叫道：「我今不愧要蹈海的魯仲連了。」那時階下人都要起來爭死，已被洋官喝眾兵緊緊拴住。便傳令暫收到監裡，凡有可以自盡之物，全搜出來。說著，眾人已辦去了。

且說張萬年、姜一心二人走出衙門，在大路探聽，忽見官兵來了，便急忙跑回。只見早有官兵從衙後包抄過來，那衙門已圍得水洩不通，二人便商議道：「如今還是急急打算去救他們為妙。」說著二人走了，正忙著跑，忽見前面一個差役跑來，卻是先前來報知縣要拿曾子興的消息的那個祝封世。二人迎了上去，那祝封世忙道：「你們可聽見麼？」二人便將出來打聽，如今不得入去的話說了。祝封世道：「我想洋兵定不輕殺愛國的義士。你們速速前往燈台鎮，找那總兵饒聲。他是個有血性的。日前駐兵縣南，正值曾先生開堂演說，知縣命他找那口談國事的鄉兵，他一個也不曾難為，層來派了去守燈台鎮。聞著外兵來了，且曾上稟上憲請即拒敵，上憲不從；又來與知縣商量，要扼守一方，知縣不聽，他便快快去了。你們速速去投那裡，或是打算劫獄，或是別的方法，速去商量便好。」二人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於是分頭散了。

卻說這祝封世，他本是個衙役，自然對監門路徑及那陰溝暗穴是知道的。他別了姜、張二人，卻悄悄的從陰溝裡爬入監去，到眾人囚繫的所在。卻有屠靖仇認得，便輕聲叫道：「祝大哥，你來了。」祝封世便把方才打算援救的話說了。只聽仇弗陶道：「祝大哥同胞，你來了正好。我今煩你寄一封信。」說著，叫封世代他向身中取出存的信紙、信封、鉛筆等，仍是本枷鎖著手腕，寫道：

前日尚水失敗，弟等奔投商州，恰遇東京留學同志回來，便與偕來助曾子興君，希圖獨立。閔仁君和夏君等諸君子到日，當已詳言。弟等諸事勿促，突於初八夜，被撫台劉鈞率兵圍捕。現已拘禁監牢，生死不測，何論事功。現今兩廣、兩湖、福建、江南等處，皆已摧陷。中國一線光明，只望君等，望各努力。弟陶言。

封好信，外寫著寄發州城內鄉團總公所，交華永年收。寫畢遞與封世。於是封世仍由陰溝爬出。

是時已是更深，忽聽一個院內有一女人呻吟之聲，聽去卻聞那女人道：「我們小夫妻天天夜裡如此作樂，豈不快活。你別學那曾子興一般胡鬧，他如今關在監裡。可憐他的妻子在家裡要熬殺了。」少頃喘喘呼呼的又道：「我此時都快死了，好寶貝，你別作志士去罷。」那男的也喘著道：「我，我不，不去呢。」封世認得是自立學堂的教習吳鍾清的院子。封世暗暗歎道：「死到臨頭，尚不覺悟，只怕有無數洋人來做你的寶貝，真個把你快活死了。」想著，也便不聽，自找郵政箱，把信丟進去了。

且說仇弗陶的信，到了永年手裡，那閔仁等早已到了這裡。聞是弗陶的信，也來一看，二人不由得落下淚來，道：「我們這中國真是無一線希望了。」閔仁道：「他們幾十個人不要緊，只想我們四萬萬同胞受那外人踐踏老幼、姦淫婦女的慘禍，如何能堪？只可恨我們同胞不肯覺悟。如果早聽著苦口勸導之言，及時合力同心謀著，將國家保住，何至受這樣的慘禍。」於是又將當日鍾警說的在山上所見的遍地拋骸山紅河赤的慘況說了。

正說間，忽報夏震歐來了。那永年與震歐相別已十年，閔仁也正想慕著，連忙同出營門迎了進來。彼此略敘了一會，那夏震歐道：「如今我已探聽得洋兵早已來了。我料他們必從東北方繞往省城背後打出，決不從正路面來了。若是你們此處保不住，那省城一失，全省皆亡，所以我來幫著料理軍務。若果能勝了敵兵，便乘勢將全城狗官殺了；更將二百年來坐蠶吾民，兼有殺我祖宗、奴我全種之大仇恨的異妖殺個淨盡。雖是不能將全國獨立起來，我們這一省定能獨立成的。現在我那邊有了黃剋金、黃雄、夏存一自美洲、日本回來，又有黃盛、黃克傳等幫著辦理，諸事都已妥貼。只是聞說這來收我們這省的洋人，又與西洋兵約了，彼此相助。聞有西洋兵艦開了來，所以那裡的兵，又不敢輕易調動，以防面兵襲入，我們便失了根據之地，故此我隻身前來。」因問鄉兵集了若干？永年道：「已有一萬二千人，現屯在此營新築的兵房之內，是為前敵兵。其餘每鄉之中，各各挨分抽丁，作為預備隊，只在各鄉守著，以防土匪竊發。若前敵有所損傷，尚可由預備隊內抽選補足。」震歐道：「如今我且告你計策，速速調撥預備去了。」永年道：「即請姊姊上壇調遣。眾人久聞姊姊大名，無不欽服。」少頃劉千秋、周之銳、程萬里進來報告，也都相見了。震歐見那劉千秋，著實起敬，便道：「仁丈毀家為國，真足名流千古了。」千秋也謙遜了一回。永年也將方才夏震歐之言說了。那千秋等稟了事，便都退出。

永年便傳令三軍預備聽令，又請參謀林文危、王鵬、江千頃來相議了一回。那震歐所言的計策，諸人無不敬服。震歐又詳將眾將校的性格、才藝問了，又復逐一召來，略以言論相試，便令退去。又將軍冊一一看了。是時三軍都已齊集聽候，那永年便偕著震歐同上了將令台。三軍之士見那夏震歐全身穿著白衣軍服，眉橫黛黛，面湧淡紅，頭上帶著軍帽，腳底下蹬著皮鞋，腰際佩刀，胸前懸旒，和藹可親，威嚴可畏。那永年身材偉魁，面目清朗，兼有一段落落丈夫舉動灑脫之概，陪著震歐，真似一對天仙從空而降，不由得齊聲喝采。忽聽華永年道：「如今洋兵已殺來了，我們中國各省都已破滅了。只望著此處，若又是敗了，我們中國人便全數永永做那白人的奴隸。諸君須是奮起精神，以求一勝，這為國捐軀是世界上第一榮耀的事，諸君臨陣，只記著誓為報國的雄鬼，不為苟且的賤夫，我祖宗黃帝在天之靈，也定能保佑的。」三軍又齊聲喝采。永年又道：「如今這位女軍師，便是華郡全都自治台總理，已經籌有妙計，必能殺敗洋兵。三軍將士，靜聽調遣。」

只見三軍挺立肅然。是時，震歐取了一枝令箭，喚馬起道：「你可引一千人去北門外獅起山旁，夾著大道的叢林內伏著；待敵兵過了，前面聽有塵戰之聲，使悄悄自後攔著攻擊；身上各佩短刀，到了迫近，則用短刀亂斫。所有洋人遺棄之物，不許貪得，違令者斬。」馬起領命去了。又命雷轟道：「你可領三千人，帶著大炮二十尊，去獅起山內約有十里之處，速速掘土，築了大堤；堤外仍用青草貼著，內中須可站人架炮，見洋兵到來，須要測准了炮，打得著時，便一時齊放了去，休得違誤將令。」雷轟領命而

去。震歐道：「如今要派的兩隊是極難派，只因此隊最是危險，若非十分可信的敢死之士，恐必誤事。」只見萬國聞、章千載挺身上前，自請領令。震歐大喜，便令：「你等各引五百敢死之士，一人前去獅起山前紮著，一人在山後六里許紮著。前隊的見了敵兵，使可將兵散成一字陣，各各離開，施放槍炮，不要卻一步。必要果然大敗，方可退走。後隊的見了敵兵，即須迎上去，與之極力戰一會，然後敗走。」二人領命而去。又命秦大勇道：「你可提本都之兵，從東門而往，卻要如此如此。」又命程萬里、周之銳至前，各各吩咐如此如此，三人領命去了。又命劉千秋、林支危、江千頃、王鵬和閔仁把守軍營。自己卻和華永年提著大兵從後策應。調撥已定，諸人一一照辦去了不提。

卻說周之銳帶了兵丁，迅速馳赴北門大道上，越過獅起山外百數十里之地，暗暗埋伏。卻一如震歐所教，將兵藏在山穴之內，卻撥數十人伏於草縫之中，同去細認那外洋兵的偵探隊，係用何式暗叫，報告大隊，令其前進。伏了一日，果然先有偵探的前來。卻認出那探馬的暗號，若手提旗平向大隊一指，那大兵便放膽前來。周之銳暗暗想道：「記得華傳萬常教我兵法學，書中載著偵深之法：若是前面無阻，便將旗高舉；或是有阻，便將旗平向著一指。如今洋兵卻用報有阻的來做無阻的暗號，真是兵機莫測，變化隨時。」心中更益發服那震歐精細。於是急分兵從早縫及巖穴之內，將那洋兵測候的截死，卻急取了他身上衣服穿了，取他的旗緩緩的引他兵來。不數時，已到了章千載紮兵之處。那章千載便狠命扼住山腳放槍，不一時死了大半。勢已不支，章千載仍督兵急戰。忽然中著一炮，仰身而倒，那餘兵即便潰了。洋人魔兵而入，卻遇著萬國聞一隊。見了洋兵，便魔兵一擁迎來，同下酣戰一場。洋兵勢眾，已將華兵圍了。那萬國聞撥劍亂斲，殺入洋兵隊裡，斬殺數人，忽被一兵當胸一刺，萬國聞大呼：「諸君奮勇報國，不須驚懼。」不數分鐘，全隊已經沒了，洋兵便洋洋得意的放膽而前。忽聽得轟然一聲，前面橫堤上大炮藥彈如雨而來，前軍死傷無算。急退兵時，只見後面有華兵截住猛放排槍，前面堤上一發連連放炮不絕，洋兵死了大半。餘眾奮死，將後面馬起一軍殺退，踉蹌而逃，華軍也不再趕。

正走著，忽見左有程萬里，右有秦大勇攔著，截殺一陣，洋兵自相踐踏，死者無算。華兵大獲勝仗，於是收兵安營，點起將士。除萬國聞所領全數覆沒，章千載所領僅剩三分之一外，其餘死傷尚少。夏震歐聞說萬國聞、章千載力戰奮戰之狀，不禁痛惜。又對眾歎道：「人生須有一死，如二君者為國而死，為民而死，真是死有餘榮了。」

正忙著賞勞三軍，忽然得了警報。原來知府得著省吏公文，令將自治會解散，云：「設立團練以衛閭閻，免得土匪乘機擾亂，尚是合理。然亦不應抗拒外人，致礙邦交，且逆朝廷懷柔遠人之至意。若竟立會圖逆，倡立自法，實屬有干法紀。」夏震歐道：「如此不特我那裡恐有奇變，請君此處亦須預防著官兵和洋人合力芟刈吾民。我們今日之事，洋人一定照會那官府，那官府亦必悉力助外為慮，可預斷也。興郡根據之地，我當即往。此處諸事，惟諸君善為之。」言畢，匆匆而去。這裡劉千秋、華永年等送了震歐，便急急商議賈預之計。

且說夏震歐急急回郡，行不上五六十里，只見有許多無業游民成群打陣道：「好了，如今總督下令，把鄉團散了，好放洋人進來。聽說若不遵，便拿辦華永年呢！如今好歹總有大亂一番，不是鄉團和官兵打仗，就是洋兵合官兵打團兵了，我們好搶掠婦女錢財呢。」震歐不勝氣惱，卻急急趕回興華府去，不二日到了。眾人忙接著問那省中如何，又有將此間情形詳告他的。震歐道：「了不得，省中雖打勝了洋人，不料有狗豬下食的不好的官吏聞說，倒來撲滅民團。如今看來，外有洋兵，內有官兵，定是不中用了。我想著此間若再遷延，也就無望。不如速速把官府趕了，即將這一府獨立起來，佈告天下，自為一國。若外人來了，我們拼死力爭自治，或且做得成功，也未可定。就是失敗了，我們一府人，須要個個存一必死之心，和他決死。若不能獨立起來，寧可一個個自殺了，誓弗作無國之人，被人到處驅斥，不以人類相齒。」眾皆舉手贊成。

是時，各鄉公舉代表議事之人，都在自治會、議事廳，齊稱要舉夏震歐女英雄作大統領。震歐無可推辭。便即草就佈告天下內外的文書。一麵製了獨立的國旗，定了國號，叫新立興華邦共和國。又調了各鄉兵的營官，授與方略。公定了官制憲法，又集眾人公舉大臣。於是眾人公舉黃雄為陸軍省大臣，黃克傳為理財部大臣，賴一己為司法部大臣，夏存一為文部大臣；黃盛為農工部大臣；黃剋金為外務部大臣。部署已定，便叫人去傳知府首縣及那城守，前來聽話。是時衙門內，吏役上下，以至營內兵丁，都已讀過夏震歐編成印贈的普通政法談，又常閱自治會月報。又常親聽過演說，都已齊心一意，要助獨立。那衙內除了府縣自帶來的人外，一個也呼喚不動。這裡卻派著健卒去傳他來，並命帶著要緊文書冊籍等前來，一面即命將家眷移出，各贈銀兩，剋日起行，不許逗留境內。

於是次日便四境豎起獨立新國的旗幟，家家戶戶插旗，各要隘兵及營具奏起軍樂，聲炮連連。那一片「興華邦獨立國萬歲！」「自由萬歲！」之聲，轟動天地。即時宣佈獨立之文曰：

惟我漢種，宅居華夏四千餘年。只以同胞不肖，骨肉相殘，以致北境犬狼乘機雜至，據有我疆土，奴役我民人，蓋已二百餘年於茲矣。彼又不足，竟以我皇漢土地轉贈各邦。夫土地者，民人之公產，非彼一家之私業也，何得妄自尊擅，舉以與人。我漢種本圖同心協力，驅彼賤種，復我山河，重與諸國更訂邦交。所有滿人私立之約，一並作廢，總期彼此同受利益，無損國權。奈遷延不發，以迄於今，版圖分割，強大紛來，獨立之圖，噬臍無及。凡我漢種，有深痛矣。越惟我興華全郡人民，各愛國土，共慕自由，自治之圖，早已建設。今茲不能承認清政府與外人私訂之約，將我土地改隸他邦。即以今日為始，自立海濱，名為興華邦共和國。所有內治外交之權，實惟我新立興華邦共和國人民之所自操。謹此佈告天下。皇天無私，實昭鑒之。

此文宣布之後，各國聞知，莫不詫異。

卻是美國首先承認獨立，遣使致賀。於是法國、德國、意國也都承認。更有數國也著實起敬，卻未遽然承認獨立。惟那應得這興華土地之一國，並那與他聯盟之西洋一國，倡言抗議，以為中國皇帝已代表全數人民，將國分與各邦，何得抗拒云云。正是：

強權用事無公理，撮土圖存視偉人。

只因有兩國反對，後來卻有許多的佈置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